

春晚的力量

□王卫军 陈奔涛

我们迈入春天的门槛。过年回家,记忆最鲜活的就该是全家团圆的年夜饭和春节联欢晚会了。从1983年第一届春节晚会到今年,已经是27年的雪冷灯暖。许多过年的记忆,许多的往事,都是在春节晚会的陪伴下,留在我们的心里。吃年夜饭、看晚会,一家人围坐在电视机旁,聊天说地,我们的内心曾经在过年和晚会的氛围中,体验过多少欢乐和满足。

27年中,我们在春节晚会认识、熟悉、喜欢过多少明星演员和歌曲,许多从春节晚会流传开来的歌,所代表的甚至是一个时代的留音,一段岁月的回声。李谷一的《乡恋》、董文华的成名曲《十五的月亮》、朱明瑛的《回娘家》、陈红的《常回家看看》、周杰伦的《青花瓷》等唱到全国皆知,陈佩斯、朱时茂的《吃面条》,赵本山、小沈阳的《不差钱》欢乐了成千上万的观众,聋哑女孩邵丽华领着20位聋哑演员表演的《千手观音》舞蹈更是震撼了无数世人的心。

春晚,是属于我们老百姓的梦。一个小品,永恒了现实的灵魂;一段霓裳舞,优美了无数国人的眼球;一曲清歌,唱出了百姓的心声。

曾记得,李谷一穿着时尚的裙装出现在舞台上,一曲《乡恋》激起了多少人的思乡梦,多少游子热泪盈眶,多少情爱,多少美梦,寄托在这天籁之音中,只能托风儿给家乡送去自己的一片深情;曾记得,陈红的《常回家看看》晚会过便唱遍大江南北,朴实真挚的歌词引起了无数人的共鸣。是呀,无论怎么忙,父母是我们心里永

远的牵挂。“找点空闲,找点时间,带上笑容,带上祝愿,陪着爱人常回家看看。”家中,有我们已经慢慢衰老的父母;家中,有父母的翘首期盼;家中,有父母早已经为我们准备好的饭菜……挚爱我们的父母,并不求我们能做多大贡献,只求自己的儿女平平安安。而想要的,只不过是团团圆圆!回家吧,在我们还可能的时候,哪怕只能给父母捶捶后背揉揉肩,哪怕只能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抽出我们的一点时间,陪父母唠唠知心话;抽出我的一点时间,带给我们的父母快乐,便是做儿女的最好的孝敬!

曾记得,极不平凡的2008年,申奥成功、抗灾胜利、圆满完成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这一切的一切,都让我们为之骄傲和自豪,让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而感到无比的荣光!一曲《中国之最》把中国的地理之最和中国人民通过勤劳智慧勇敢,用双手创造的“人文之最”完美结合,文字间流淌出中国人的自豪感和使命感;当《北京欢迎你》的歌曲响遍神州大地的时候,中国人民以热情真诚的怀抱迎接每一个客人。其独特的创意、优美的旋律,用具有北京特点的传统歌谣形式,将“我家种着万年青,开放每段传奇;为传统的土壤播种,为你留下回忆”的心声娓娓道来,表现了中国人用自信的姿态迎接北



春晚飞出动听的歌

□汪金友

从1983年至今,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已经举办27个年头。春晚成为所有炎黄子孙共同追求的民俗盛典。它不仅给我们带来了那么多的欢声笑语,而且还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艺术经典。

有时候,不自觉地哼起一首歌,哼完一想,是来自春晚。更多的时候,打开电视,里边一遍又一遍播放的歌曲和小品,也都是来自春晚。很难想象,没有春晚的夜,又将怎样度过?没有春晚作品的荧屏,该是多么冷清?

打开记忆的闸门,那些热情奔放的面孔,仿佛又浮现在眼前,那些优美动听的旋律,顿时又回荡在耳边。

1984年第二届春晚,张明敏演唱的《我的中国心》,铿锵有力,气势宏伟,将一把充满爱国情怀的火热,在所有观看节目的中国人心里点燃。

1985年第三届春晚,董文华的一首《十五的月亮》,唱出了万千军人的心声。随后在军营和民间广为流传,成为许多人心中的金曲。

1986年第四届春晚,蒋大为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声情并茂地唱进了意气风发的中国人的心坎里,成为了又一首在军民两边皆流行的经典作品。

1987年第五届春晚,韦唯演唱的《爱的奉献》,迅即引起大众心底的共鸣。“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明天”,直到今天,许多人仍然经常脱口而出。

1998年第十六届春晚,王菲、那英演唱的《相约98》,一夜之间响彻大江南北。几乎全中国随处都可以听到这样一句歌词:“来吧,来吧,相约98”。

1999年第十七届春晚,张迈、江涛、陈红、蔡国庆共同演唱了《常回家看看》。这首听起来很“俗”的作品,由于强烈的表现和强调亲情,而深得老百姓的喜欢。

还有一首歌曲,从1984年至今,在春晚的舞台上已经唱了20多年,这就是李谷一等歌手演唱的《难忘今宵》。每当春晚即将结束的时候,这首谢幕曲就会响起。难忘今宵,今宵难忘,真正的好歌会进入我们的生活,滋润我们的心田。

一首好的歌曲,能够唤起一个时代的记忆。一个时代的记忆,也离不开好的歌曲。央视的春晚,无疑是个姹紫嫣红、群星荟萃的窗口与展台。讴歌新时代的主旋律,描绘新生活的乐章,撞击人们心灵的新情调,都在这里随风飘荡。

但我们也发现,近些年春晚歌曲的流行率出现下降趋势。其主要原因是“三多”:一是“春”字多,歌曲里面多带“春”,好像没有“春”,就不是春晚了;二是“好”字多,《好日子》、《好收成》、《好心情》,你好我好,什么都好;三是“祝福”多,祝福这个,祝福那个,只讲拜年话,内涵就浅了。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欣赏水平提高了,娱乐阵地也增多了。如果春晚还是老调子,那就很难打动公众的心弦。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话要说到人们心里,歌要唱到人们心里。只有在观众中引起强烈共鸣的作品,才能广为流传。

从1983年李谷一走上第一届央视春晚开始,湘籍歌手从未间断,发展到现在的央视春晚“实力湘军”:李谷一、宋祖英、汤灿、张也、陈思思、雷佳、王丽达、易秒英、李姿锐、刘一祯、晏菲。他们走上央视春晚,充分展现了湘女多情、多情湘女的精神面貌。

对于每位歌手和演唱家来说,能上央视春晚是种殊荣,可以给自己的演唱一个更大的平台和空间。演唱家都梦想可以走上央视春晚,有着浓厚的央视春晚情结。能够拿到央视春晚“入场券”,比获什么奖都要激动。有人评论:湖南善出好歌手,已经成为一个规律。历届央视春晚,湘籍歌手们占据歌舞节目的半壁江山。这也许与湖南的水土有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有李谷一等前辈开拓出的一条路子,湘籍后辈就有条件可以上,所以有更多的好歌手站上了全国的舞台,展示湘人的风采。

李谷一在1983年第一届央视春晚连续唱《春之歌》、《年轻的朋友》、《知音》、《问声祖国好》4首歌,1984年的《难忘今宵》经久不息,1985年的《乡恋》成为央视春晚的最佳金曲,从此成为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内地通俗唱法第一人。

宋祖英自1990年以一首《小背篓》亮相央视春晚,每年春晚都少不了她靓丽的身影,成为央视春晚歌舞类节目的“顶梁柱”之一,是中国深孚众望的女高音歌唱家。1995年的《辣妹子》,1996年的《兵哥哥》红遍大江南北。

张也1987年首上央视春晚,演唱《浏阳河》,成为实力女高音歌唱家,也是最甜美的“民歌金百灵”,用歌声抒发对民族的爱、对祖国的爱。张也流传最广的歌曲,往往都是打动人心的经典民歌。

1998年的一曲《走进新时代》更是唱响祖国大地。

陈思思1995年、1996年连续两年参加央视春晚,一首《情哥哥去南



央视春晚走红的湘籍歌手

□巴陵

方)留下甜美的“湘妹子”形象,如今成为中国民歌界的实力唱将。2009年央视春晚与刘和刚合唱《感谢亲人》,感动了不少父老乡亲。

李姿锐是2005年第一位进驻央视春晚的湘籍女歌手。以一首《么妹子》红遍大江南北,成为新近崛起的民歌手。与李谷一、张也、宋祖英、陈思思合称为“湘妹子五朵金花”。

汤灿自1998年首次登上央视春晚,凭借自己的灵气和纯真、清亮、别具韵味的歌声,成为“中国新民歌第一人”,一直是央视春晚的常

地歌坛十大新人。

湛蓉从2001年走上央视春晚,2005年、2006年、2007年、2009年都参加了央视春晚,《为你祝福》成为经典歌曲。

晏菲自2005年在央视春晚唱《金梭银梭》,2006年和杨臣刚合唱《老鼠爱大米》,成为“中国小甜甜”,成为网络时代的偶像歌手。这些湘籍歌手的代表人物,她们的歌声传遍了祖国大江南北。



二〇一〇年 第19期



国情备忘录 ①

编者按

《国情备忘录》是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制作的一部大型电视纪录片,已于2009年底播出。中国报业网协助推介。该片一共分为“中国之谜”、“人口大计”、“农字当头”、“苍茫大地”、“资源扫描”、“山水之间”、“民生纵横”、“创新元素”、“中国脚步”9集。《国情备忘录》以每集45分钟的篇幅,就当下中国的人口、三农、耕地保护、资源环境、社会保障以及创新能力等我国国情中最基本、最核心的问题,进行了客观详尽的表现。本报特摘编其中的重要文字片断,分9期连载,以飨读者。

多年以后,关于2008年,有这样一些印象将定格在人们的记忆中。这一年,罕见的冰雪灾害和汶川大地震降临到中国人身上。

带着剧烈的伤痛,中国向全世界奉献了一场有史以来最为壮观与宏大的奥运盛会。

这一年,一场金融风暴席卷整个欧洲大陆,金融危机肆虐下的世界经济陷入了全面衰退。

也是在这一年,中国作为全球唯一保持增长的经济体,完成了历

史上的又一次跨越——经济总量突破30万亿元人民币,稳居世界第三位。

再没有哪个时代的中国像今天这样受到世界的关注:无论是30年不变的经济高速增长,还是金融危机中奇迹般地率先回暖,都让深陷经济危局的西方国家充满了探究的热情,他们想弄清中国的发展动力。

也没有哪个时代的中国像今天这样迫切需要看清自己:延续了整整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如何在

中国之谜

手中续写;未来前行的动力又在哪儿?

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兼新闻发言人姚景源说:“改革开放30年,我们常常能够听到这样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不是符合中国国情。把握国情,是我们制定发展战略和发展政策的依据,也是我们执行这个发展战略和发展政策的客观基础。”

今天,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钢铁和水泥生产国,第二大能源消费国。我国的外汇储备列世界第一,外贸规模世界第三。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让我们成为了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30年来,我国经济年均增幅高达9.8%,其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1978年仅为1.8%,到2008年已提高到6.4%。

30年前,我们中国的贫困人口是2.5亿,经过30年,我们使2亿多人解决了温饱,开始走向小康。联

合国和世界银行一致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减贫占了这30年全世界减贫的总数的2/3。

我们现在有近万亿美元,我们这么大的数量的进口,有力地拉动了我们贸易伙伴的国民经济的增长,现在全世界500强在中国都有他们的投资,这么多的外资,他们的所有者在中国这片土地所获得的利润,大大地高于他们在原来所在地,所以中国的增长为整个世界做出了重大贡献。

关于中国经济起飞的说法首先来自西方,最早提出这个说法的应该是美国《纽约时报》。1992年9月,这家报纸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发表文章称中国经济起飞了。

当时出现这样的报道不免令人惊讶,因为在此之前,西方媒体在涉及中国的报道中几乎都在谈论中国的危机。但似乎一夜之间不一样了。

法国《回声报》副主编伊兹拉

莱维奇发表了一部名为《当中国改变世界的时候》的著作,立即上了畅销书排行榜;“德国之声”电台在预测2050年世界经济形势时将中国形容为“旗舰”。而在形容中国的众多新闻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时代》周刊的“一个新王朝的开始”。

然而,没有人能统计清楚,这当中又有多少的误读。事实上,除了人口众多,在我们辽阔的国土上,因为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工农业发展不平衡,人们也

同样难以简单地看待这个国家。虽然在西方人士口中,不乏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赞美之辞。但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却并不符合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框架。

1993年,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最先提出了中国之谜的说法。罗纳德认为,中国在财政下降的同时,快速的货币供给增长并没有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他对这一情况大惑不解,于是,他对中国这种“高财政赤字和高货币供给量”同时保持价格稳定的现象称为“中国之谜”。

而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韦茨曼提出: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设计的东欧和原苏联各国的改革,伴随而来的是经济大萧条,而在他看来不那么正宗的中国改革却与高速增长

增长并行。他将这种现象称为“中国之谜”。

2002年,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彼得·诺兰提出,按照主流经济学的理论逻辑,中国不可能获得目前的成就。但中国却在各种缺损的条件下获得了持续的经济增长,诺兰将这种不一致的局面称为“中国之谜”。

胡鞍钢——一位多年关注中国国情的学者,他对自己的国家有过这么一段感慨:从我个人的体会来说,研究国情就如同读一部天书,天天读,但实际上我们发现也读得不是很懂,知之不多,知之不深。因为中国太大、太复杂,它不仅每年在变化,每天都在变化。

2004年,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美国高盛公司政治经济问题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的一篇文章,叫《北京共识》。雷默在其论文中指出,“北京共识”以创新和试验为灵魂,强调解决问题应因人而异,灵活应对,不求统一标准。

“北京共识”一词由此不胫而走,引起各方关注。所有了解发展中国家几经起伏的发展史,以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激烈争论的人们,都不难掂量出“北京共识”一词的分量。